



吕新吾集

14
514
3



44
514
3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二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渭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侄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婿蔡之璜

曾孫

應菊藏板

書殿類上

恭惟臺下建不世之奇勲膺非常之寵命陰與初頒
便欲稱賀仰體清德不敢獻篚篚以冒尊嚴惟有遙
申祝願而已瀚江遠在三千里尚且助兵二千人凡
在撫列寧不生魏第宣大三鎮之兵惟山西獨弱馬
不惟羸瘠軍不惟疲憊且缺數甚多茲欲另行汰募
既憂財用不足且恐動搖人心積釁已極苟安有待
頃者挑選二千不啻空羣而種種傷心之事地方不
任驚憂矣今以 朝廷之命彌唇齒之災敢不祇奉

以分歎念惟是秋防正急 勢可虞坤出守代州太
原營調防忻口三司官盡缺省會要權惟付之分守
道粟在庭一人與市井百姓耳三關見在兵馬實數
尺籍有在豈能逃臺下之鑿知哉再選一千而山西
恐不可支矣坤有耿耿之愚願爲老先生一畫自朔
方在難而全陝有剝膚之憂萬姓皇皇不敢自必其
命倘除臨鞏外或以內帑錢糧或借川中及富足省
分協濟招募三秦壯丁三五萬人守河使賊不得南
下護下馬關使 不得絕餉 不可與戰遣調集之
兵搗其巢以牽制之彼愛妻子甚於愛他人其勢必

歸城切不可亟攻但主坐困之策防其出而固守之
彼食盡而外救無兵終當自斃夫徵兵於各省其害
有五遠水不急近火一也客兵懷土心志不堅二也
所過慘虐無異屠劫三也分外多安家之道之費四
也動懷過望難與持久五也募兵於陝西其利有五
人懷慮患之心其勢易募一也各爲身家之計其氣
必銳二也以在道安家之費加於土著之兵其感必
深三也妻孥所在潰無所於逃四也以近就近緩急
得力五也均之費餉也去五害以就五利惟臺下圖
之且秋歛既畢萬姓頗聞鼓之以忠義動之以利害

秦民不應募者未之有也又西事籌且久可襄而急
於攻取腹背受敵失策莫甚於此兵少食乏而決於
攻戰以喪我師以怒軍心失策尤莫甚於此願臺下
與彼中當事者一熟計之狂瞽無知萬無當於借箸
備有可採亦取芻蕘之弘度也

與座師龍江相公書

西師相公去志已決是以德自愛山陰相公代爲之
懇是以德愛人者也秉政非老師乎坤以爲至難莫
如當國至易亦莫如當國何謂難同乎章時事權有
在人責以代憲護口相加人皆謂其見射賢者以

無所試而諒其心不肖者以無所措而絀其口今日且
稽然示人的矣一無當於輿情家皆藉爲說將委商
爲慮是謂得從衆三合朝見謂委靡用者非實見謂
獲私選者非實見謂報怨爲延接則不勝其衆多
所譏絕則或疑其僭可不謂難乎何謂易自古設二
公非謂一人標柄一人管食也米鹽常宗僭爾可不
其間事國所關須是二公會議推心置腹各盡所長
不惟公誠足以服人亦且同察有益於己是謂無我
人有煩言一切事已昔者朱子被沈繼祖論劾其
六罪至謂其誅朱子引罪不辯一言天下後世自有

公論若開攻辯之口是動天下之兵即使漸洗得清
所損不細此之能忍是謂無人當事如寇丁筋絡體
斷既已曰諦手振剗割劈剗便要一刀兩斷若在上
者委成敗於他人在下者望驥顧於當路爲藤年月
滋蔓資緣夫遲巧不如拙速豈獨兵家真見決以必
行可避神鬼若恣逞臆之言聽道旁之口掣筆奪弓
萬事不成是謂貴斷二公曰公不無私也二孤曰孤
不無黨也今之當路者動以人情世態爲低昂夫恩
有可裁則大義可以滅親嫌無所避卽身家可以許
國義見女之情秉神明之念是非在我毀譽在人

謂無禮此四者取決於己而無難故曰至易乃若識
人尤爲第一和衷最難事今之當事者皆取附已
爲賢愚以爲附已疎已之謂便是辨人品一大題目
夫納賄者弄金珠幣帛之謂也我喜諛則人以稱頌
爲善我惡謗則人以彌縫爲善我有所喜則人以嘉
引爲善我有所惡則人以撻撻爲善我有所欲行則
人以將順爲善我有所好尚則人以趨向爲善此之
爲貪其甚於金帛能不爲法法煦煦言卑辭者所中
可謂無欲矣無欲而後能辨材由公最可計事如
擬議定欲頓息人難之臨執奏前察竟有回天之力

東阿公大是端人與同升合三爲一太平事業尚
有可圖惟是聖主在任未專膏澤難下倘事有關係
必難奉行者務須言以開陳必求俞可夫君臣之義
與父子殊備三諫弗從則一辭可決若臣救弗能而
委之無可奈何勉當弗允而謂曰難以恣然待顛危
既迫則噫泣何及雖以身殉國何辭焉用之譏哉積
誠以感之懇惻以動之多方以悟之又官府一體表
裏同心苟利社稷以蒼生雖盜賊亦可作使故參苓不
平是醫能用鈎吻礪砂非明醫不能用大肉有君子
朝野共聞惟破竹擊之見而能以腹心引之道義即

吾日日在聖明左右也何必書日三接哉近日政體
嬉息已極陵替可憂正須汗吐下後方用補藥鶻突
不可鷄將尤不可果確無難惟老師其慎圖之

答孫月峰

昔人云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况與兄又為同道
之明乎悠悠斯世無可談心欲與兄談又非筆舌所
能盡姑就來教答之耳易孔子願假數年弟以為終
而後已者然於爻象終是強從於心不快漢以來諸
儒惟王鄭一家位主象數彌主名理不可偏廢其餘
互有得失只可取其所長又須脫却糟粕點契至理

大都一卦各有所重如夬姤剝復各以一爻為主五
爻皆賓或貞或悔或互不得各生意見若與主卦無
情便是別卦不得以夬姤剝復名之矣邵項兩傳不
曾見宋人惟有楊誠齋恢豁爽朗稍優程正叔我朝
孫淮海通變不拘又大過於馬伯循也弟鄙見不能
盡錄畧錄一二卦及繫中一二說以見大意惟兄是
正之禪家滋味最易碍人明道雖有淫聲美色之譏
畢竟意念口頭帶些禪氣豈惟宋人晉唐以來縉紳
沉醜此中援儒入墨四十二章之後大都諸大部經
多此輩所撰吾輩若不叛孔子卽博涉此書為羊麋

嘗歎有何不可近見鄒南臯亦濃此味恐其叛道作書戒之弟少讀書蘭若禪家六籍亦所飽諳然亦不爲所饜兄晚年不必苦心於此只將高僧語錄如斷際中峯六祖大慧趙州數種簡明直捷所謂教外別傳南宗正派以爲醒困之一助未嘗不可也道統正脉關自虞廷堯舜是一截氣象夏商周是一截氣象孔門是一截氣象此時道如海濶天空人似鳶飛魚躍宋儒又一截氣象議論繭絲牛毛繩墨如蠶蠹緣權濂溪明道識見規模自是不同宋儒之翹楚伊川晦菴橫渠似又不及然均之孔孟正學術我朝如陳

白沙之守靜篤薛敬軒之躬踐履學問尤爲得力兄欲道問學只有八字涵養德性變化氣質而妙訣只有兩字曰不苟弟亦向此努力老而不倦無奈不美之質依稀如相見時以爲嘆恨梁景泉方伯兵備雖陳一日過我備談密雲苦事時服兄才品歷指其事謂爲聖人方今老成凋謝之時而兄實負朝野之望祇緣爲當路者波及遂令朝堂推轂不及識者皆爲嘆恨嗟夫今何時耶臣子何能忘君而立朝無補於國此沮溺之長往高臥時也與兄絕口經綸止可陶情載籍尚寐無覺而已周伯時刻意講學尚是傍人

脚跟走無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弟與談論
每多乖駁大都談本體宗上乘不能接引後學近日
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黃安口脛耳邵叅軍可是
君子學守俱不俗而上官世眼相看弟乃愛莫助之
不歸別無便計渠必能言之弟病右臂且齒盡落奄
奄殘年與兄遂爲永隔言之潛然邵君之行也突然
諸請教者不及錄易錄三五條相印証刻小書三二
册附覽便羽何時臨書悵結

寄李修吾提學

承教感激近日學士大夫重文學而輕德行弟竊憂

之兄以行劣黜者三晉凡八十人弟猶謂漏網者多
而何可以意見相平反至於楊尙武張鳳翼之平反
則以道愛兄耳學道何官乃提刑按察法司之官姦
母何罪乃各斬各絞之罪也此兩生者姦母果實當
批有司究問明正典刑法宜然權宜然 廟堂何嘗
禁之乃聲其姦母之罪止於黜退爲民律有姦母而
黜退爲民者乎是兄廢法矣且同室之姦難於捕獲
乃坐果無據也奈何以死名黜果得實也奈何以四
死人覩顏玷禮教之世乎弟亦不敢謂此事有此事
無獨名實失宜當爲名教惜耳且兄以爲采訪事事

得實言人人可信耶法司數數駁問按臺歲歲錄因
尚有寃獄兄祇借衆人爲公容易加人以死名而又
縱之生可乎岫雲兄以姦母發社兄以姦母除名胥
失刑矣果國中口語藉藉本生實行的的不欲明正
典刑則蒸藜叱狗自有托辭以浮薄黜可也以行止
黜可也方此化民興行之時而容二姦母死罪之子
又容二淫子死罪之母法乎非法乎故各生來辯獨
准兩生署者審而復之正以爲兄抹過爲法正名倘
誣也使母子四人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倘實耶與
其兄失法寧第失人耳且兄所云勅書則弟固見之

矣進退人才學道之職仰究理枉兩院之職也設兩
院察進學幫補誠侵職矣勅書亦未明言學道訪
黜生員不許兩院辯究亦不許准理也若云可參官
而不當侵職亦未聞以此參官而不以此駁問改正
者也幸而止於除名倘令兄必正法坐死彼辯究兩
院兩院得實不將復學肄業乎且弟此學道辯復亦
非徑復學道之權固在也何侵之有自兩生辯復後
辯者接踵且尋常路書擾擾紛紛弟甚苦之一切謝
絕不應而不應者必且藉口無已當以他名黜之若
云風聲則弟了無所怖此心可質神明他何足慮世

豈有有私李修吾亦豈有徇私呂新吾或歷陽兒處
當以此寄聲爲我謝祖念之雅也

與鍾文陸

坤平生仰止高芳不啻山斗乃言者以絕人逃世望
人而昧聖賢中道頓令吾文薄執法而不爲吾黨者
爲愧愧坤自待罪首匪勿以撫按官橫被口語心跡難
明遂一介不入春明才人不欲以空函勞長者箋疏一
切告絕乃於吾文亦益然則涼德甚矣願辱瑞函不
忘
答履又小疏 命下而即許具題如此同心真如蘭臭
感激如何但羅老先生王言酌議似有開端之疑坤以

爲萬萬無疑也恃愛復請益焉昔者鄭崑岩在貴司
日名封疏下無二日之停即掛一牌云某某查無違
碍即日具題但有勒索及打點者即係違碍宗室參
奏不准名封通受犯人依律問遣晉諸王告坤曰某
王封不費一錢某王婚木候五日至令尸祝呼爲鄭
爺自此公去而法廢矣坤應之曰鍾公聖賢學問居
官下下崑岩諸王舉手加額莫不慶幸小疏所陳蓋
係宿昔吾文不罪狂言一釐舊弊升天下宗室皆出羣
衆矣又科場糜費暴殄真可傷心若除坊銀衣服鐘
盞外比照恩榮事體詳細定一章程刊布天下是大

與作則自吾文始也非特愛於有道門牆不敢以此
言喋喋惟吾高明亮在

再答董定宇文宗

二復副函知我公治心之功極其懇至夫惟苦心之
言親切而有味亦惟苦心之人同病以相憐也來教
云喜怒哀動皆前境觀差此其病根在未發不在已發
此其工夫在涵養不在克治夫矢之不中也不在離
弦之後射之求中也全在省管之前已發雖飛衛甘
繩無如矢何矣若欲靜存時養得心氣定則喜怒哀
平平自安詳何差之有故未發之前眾人易爲功既

發之後聖人難爲力我公責志當責於鬼神獨覺處
念慮初萌時懶散疎忽而已若祛懶散疎忽之病亦
只不疾不徐勿忘勿助行住坐臥應事接物大庭廣
衆之地造次顛沛之時此心只恁坦坦如如不束縛
不操切行之期年必有成效要之終身不可衰歇自
當受用無邊矣不肖少時治心甚苦每與爲誓不少
放過而心亦與我爲誓不肯歸伏省心紀是已廢年
稍與從容而彼亦馴服款款然外感徇獵猶覺震撼
大都於中講上之禽雖發野性終亦就我羈勒也至
其學問根宗只是萬物一體夫喜怒哀皆我心也適我

則喜拂我則怒當思人各有適人各有惡或才識不
遠或精神偶忽或心事乖違或體膚有苦常將民物
肺肝置我腹中彼我同體彼我同情再進一步寧彼
適而忘我適寧我拂而不彼拂或以適人爲我適或
以拂人爲我拂體味至此樂趣無邊矣古人體悉一
字最好翫味夫曰體可謂視人猶己矣不悉則非是
觀之體請爲舉似昔有一選君南人耐蔬葷不擇扇
四司郎汗流浹背皆補扇不敢揮此何嘗不體而忘
人之體未必與我體同則不悉之說也夫既視人猶
我又知人不皆我則悉矣治心至此又何喜怒之易

動或不肖謗陋庸愚無受教之地喋喋妄對者亦以
九折之臂痛楚備嘗獻症於俞跗倉公耳所有二二
冗談附求鍼砭唯我公終教之

與總河劉晉川論道脈圖

道脈圖非獨立一說乃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陳談
鄙人正以異派橫流正脈壅塞獨指出此一字爲赤
藏以示學者曰一中之外無道矣擇中之外無學矣
一師者中也六友者擇中也此雖老生常談却是喜
世常道舍是皆偏也雜也怪也迂也邪也道文不必
旁搜卷案只於六經四書一一印註有一字乖違即

是離經叛道當受鳴鼓之攻矣求教中無定體五言
正是此圖本旨若中有定體則六合中間只於東西
南北畫箇十字上天下地樹條線竿是矣口爲中無
定體纔用六友以酌之六友者酌萬物之中者也吾
心之六友酌萬事之中者也設有千金於此分給十
人卽善以手揣摩豈能死不爽分毫則酌輕重之中者
權也規矩於方圓之中準繩於平直之中度量於長
短之中莫不皆然舜之一執兩端而用中顏之擇乎中
庸皆用吾心之六友以秉一師者也蓋無六則一無
所據無一則六無所用教天然自有之一乃天然自

有之六何六何一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迷天
然自有之一賴熟思審處之六以六求一此博審思
辨擇善固執之賢人聖人得一以立六之命所謂既
竭耳目之力繼之以規矩準繩是已賢人藉六以求
一之真所謂爲政必因先王之道是已今之講學者
曰吾心合下便是中不待思量不須計較如是則舜
顏皆在下風矣大率除了堯舜禹湯這一派道脉二
氏百家全無一六彼豈不言得一其所謂一者直是
沒巴鼻底一箇東西與堯舜之一絕不相似輕重長
短大小方圓隨意所適師心自是更不管萬物死活

去偽齋文集
萬事當否而舉世莫知其非此師友圖之所由作也
形上形下之說乃仲尼強名舍器則道爲杳冥舍道
則器皆糟粕道無形以萬有爲形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陰陽在有無之間中庸論道曰費而隱則道器
不相離此爲確証姑舉一似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似
器魂魄附麗於身似道無此身則魂離魄散有此身
則魂住魄隨乃知無聲無臭之真寓於可見可聞之
內不然則虛無寂滅之教矣豈非道體道丈所謂人
得去下得手爲百姓日用則不能矣又道不離器器
不離道與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不同器不離道道不

離器乃色不離空空不離色之比色卽是空空卽是
色乃器卽是道道卽是器之比儒釋之辨正在卽離
兩字道丈強而同之可乎抱獨者守一也天地間惟
一無對故曰獨非惟我獨尊之謂吾道一貫宇宙內
更無散物都貫串盡豈止通乎二氏第二氏亦有二
氏一貫不通吾道耳來教云無聲無臭斯爲至論不
覩不聞斯爲道脉是君子之道隱而不費也謂八字
爲道體則可謂八字爲道脉則不可蓋脉之流行於
一身猶水之流行於地中只分正派旁流不分動靜
隱顯况此八字者是二氏宗祖二氏之學亦可謂之

去偽齋文集
道脉乎來教謂統宗會元一亦無着既云統宗會元
便是一了當云歸空還虛一亦無着然非吾儒之說
也儒道始於一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諸家駁
無極之說若二氏之學則一上還有三層曰無曰無
無曰無無亦無豈但一亦無着而已哉來教又謂毋
使我淪於異端而不覺有明師友而莫知適從美哉
斯言聖賢虛受之懷也小圖乃吾黨童而習之天下
萬世習之今乃指爲獨立一說道丈獨得之見非鄙
人所能窺無乃淪於異端而不覺者乎此兩間一大
事所關不細安得對案指圖自詰朝至於繼晷必豁

然大同無分毫扞格亦生平一大快也又格物圖說
與高見似未盡同渠所講正是長安非涇陽臨潼之
謂孟子得其傳矣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盡心便是致知知性便是格物文成以格物
爲去欲亦曠世一見蓋七條目中都是存天理原無
過人欲文成此說亦克已復禮學問只是與經文大
指不甚脗合立老駁之不爲無見也其詳非筆楮能
盡總俟面悉

東楊晉菴

恭聞猶子來作佳兒凡係本宗正脉奚必離裏屬毛

去德齋文集
此喜惟均未敢稱賀附有所請第昔分守濟南時泰山香稅其所司也近頂老盤北面而上懸一喉之徑上山下山勢必由之值人稠或雨雪時上者貫魚下者聚蟻兩胸相對後面摧擠者數千人進退不得一失脚而仆踏爲肉糜每歲所傷少亦不減百人山人云奶奶搜盤其實路隘人稠之故也第當時相一樵路似可通人乃呈請兩院動支香稅刑一新盤於新盤下口立一石碑守以快手四名至香客盛行之時不許由新盤登頂又於南天門外向西八十一雲梯中間界一牆約曰登頂者由舊盤上至雲梯界牆之

北下頂者由雲梯界牆之南走新盤下如此雖有百萬人上下只是一條鞭無一人對面相迎之苦以是十數年間幾無死者近聞上山由新盤者頗多而巡攔竟無一人緣新盤比舊盤近六七里而舊盤頗爲雷雨所壞故樂近者借舊盤崎嶇之說多由新盤如此相沿似非一日今大叅柴羽元提督此山肯估計所費呈請兩臺平治而禁約之則修廢補敝費旣省於當年而濟人利物仁復及於數省亦親家之雅志也此時香客盛行覓便一轉達之何如若其可否則在當事者圖之非所敢必也惟尊裁

答梅二水文宗

區區小刻決虞舜之江河耳老公祖舍曰滄溟而蹄
躔是問何取善之弘耶風憲約獄政是不肖所以觀
察二晉者而其職掌則載之明職我翁仁心爲質則
惡惡之嚴乃保善之術也曾子曰惟仁人放流之逆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唯仁人能好人故能惡
人但制怒弘虛則刑法中之天理耳粵中夷漢雜處
妙在用夏變夷此中積套只是喜功生事讐視諸夷
若肯存一分耐煩心推一分物與心置諸懷而加諸
膝十年之間庶幾胡越一家矣此其說頗長而效可

立致我翁倘與諸僚友談此意亦柔遠人之一策也
聖人於遠人親之以懷柔今也疎而外之但治以剛
甚者激之使變此武弁土官把目之常事宦茲上者
未必悉耳敢附及之恃道義之深知惟無怒其越俎
爲幸

再答梅二水

備聞夷夏訢合不相踐戾老公祖同仁之化一體之
孚俄頃之感可以自信矣再加以懷柔之惠教思
之忠賑貸之恩戒長吏之踐踏禁武弁之挑激防奸
究之詐誘令之親狎如臥慈母之懷不待十年穉穉

皆我赤子矣邊方有司當擇第一等人此天地無私
之心仁人惠鮮之澤無奈官人者寧棄一郡邑不棄
一縉紳曰奈何溝壑人於遐荒辛未一榜新鄭半授
窮邊明年江陵盡調美缺以收人心而此法到今遂
不復行傷哉荒服之民永擯王化之外不知鳥獸魚
鼈聖王亦使咸若又何心耶老公祖擇其賢者而風
厲之無鄙夷而外之得一賢吏一方之福此誠陰騭
下民之要務也非我同心又將誰望故不辭煩謁幸
惟慈矧

與喬聚所撫臺

都亭別緒遂種離思十四年來神情宛然在目匪繼
繼闕情則盛德高標徃來我肝鬲中也悠悠世態難
與深談念我同人何妨傾倒夫山不可移海不可填
固也然有移之填之之心卷石實土計世計年究竟
山海之高大不無少虧天之難回固矣協衆之力以
回天豈無分毫回乎傳舍之類也過客不問主人
亦不問通衢之鼎也來者不扛去者亦不扛無可奈
何四字忠臣孝子所不忍言不肖以爲九關之內
上帝聽其如何而公卿以上豈無分毫得以自由者
乎果能夙夜靖共無泄無沓人人各修其當爲之職

業各滿其得爲之分量未必無分毫補也乃若腹心
雖在廟堂而邦本則在海寓郡邑而外守令司蒼生
之命能死能生撫按司守令之命能黜能陟者也苟
小民無思亂之心則大奸無作難之藉社稷靈長終
必賴之卽一二稅瑞駕馭有法爲害能幾何設衰病
陳人冉冉就木何敢與知理亂所願海內臺察盡如
老先生一精白之心純惻怛之念忠誠體國節愛憐
民山河當無恙令不宵歌太平以死亦百年大快活
也此言無可說處不覺爲同志者盡之南雲滿眼書
去魂隨

與廉憲朱葆素均河夫書

日者總憲之推已屬循例而久不聞命豈聖明謂功
高而報薄耶抑中州士庶微惠嵩河尚有待而蒙拯
溺之恩耶頃聞道路之言塞蘇庄復舊河請銀八十
萬兩敝省派夫六萬蓋以募爲名也以八十萬分三
省敝省止得二十六萬有奇以銀二十六萬募夫六
萬每夫僅得銀四錢三分有奇今民間僱夫一名每
月銀二兩每歲實費銀二十四兩計民間所費已六
十倍於官銀矣彼應役者掉臂而去豈直憚勞憚遠
憚死故耳今王家口以東死骨磷磷猶未收也歸德

五侯齊文集
之民餘息奄奄未蘇也此老公祖之所日擊也夫誰
開之曩而殃及河南乎此不敢言蘇庄雖決不得轉
漕此霖寰公之言也泲河大費十萬益深益濶可以
永賴此嗣山公之言也爲誰除害而殃及河南乎此
亦不敢言不知減免二策尚有可圖否倘不可圖勢
必派募不知派募之法其道何繇如以人言則開歸
爲近而六府遠夫自遠來似爲勞費如以銀言則開
歸與六府俱屬河南銀以縣派更爲公平或以里分
總計河南州縣其若干里每里派夫幾名或以地畝
總計河南州縣其若干頃幾頃派夫一名每夫實在

用銀若干願出夫者解夫於河上不願出夫者解工
食於兩府雖八府無地不災八府之民無人不貧然
公家之役苦樂所同况重輕之肩猶爲易舉且壬寅
癸卯之動大衆也曾公祖料民無素計事未詳倉卒
之間獨苦歸德近水者濡近火者焦固揆手之便而
北山飲恨東國涕流實向隅之泣也老公祖倘謂新
工重大或照里分或照土田此六萬者總八府計人
銀而一切之均王土均王民敝府何辭倘念歸德之
舊苦死亡已多流離未復不忍與七府均勞費而稍
輕之天理順人心安七府何辭至於敝縣寧陵城頽

已甚今欲起五千人夫興八月工程費三萬銀兩勞費不異河工而城池亦非私役倘更垂慈閱謂七里之邑值兩重之差免派河工俾完城役在八府中所減不過百二十分之一耳而鴻慈駿惠大有造於寧陵將百世銘功萬口頌德矣夫求望大奢義者之所厭也忘其可厭而猶有望焉仁者之所悲也赤子迫切至情非我公祖將安想惟矜而許之齋沐拜函不任跂注

答鄭佐岳太府

竊聞岸之壁立者善崩崩而更築爲累滋多衣之縛

身者必裂裂而改爲其費必倍故以費爲省乃善省者也竊見各款議費細及錙銖古人云用刑如加諸身用財如出諸已我公之謂矣僕以爲不如稍寬庶幾經久如解銀一節改官解用印封敲針和盤皆許解官親手在老公祖則百兩加耗壹錢已自爲多其餘以上衙門解官敢自折封乎敢近天平乎喝少報添誰許掛欠衙役需索誰敢面言昔人有連法解銀者堂上更不看法况肯捉法較勘乎僕以爲明加添搭收受者不認其名暗議包賂有司者惡居其實不若云傾銷路費及轉解京邊火耗僱覓鞘扛如小灘

之藩囿晒揚僱人賃店等項名色不必顯言大都寬
議俾解官有利而無害則官解不苦而可行不然民
省而官累是見牛而忘羊久則必變而爲大戶又如
收頭之工食頗少而一人常僱二人本身終年坐櫃
及查盤問罪之費吏書打點之費召募不堪久則必
變而爲見年人人稱累久則必變而增幾倍爲害可
勝窮哉夫立法者不爲一己恐他人未必皆我也立
法者不爲一時恐後人未必皆我也事若難行不早
變則遲變不明變則暗變諸裁省之類過於苦節者
幸一切再從寬裕夫普加則不覺衆擊則易舉卽如

士紳之義每畝槩加三厘而害可永除百姓鼓舞從
之矣但可尊苦不肯從不知虞城軟抬每畝加七厘
柘城每畝加四厘何以允詳卽幸留神

答畢東郊按臺

今天下吏治有重於民生者乎民生命脉有急於積
貯者乎倉庾如洗雖十堯舜不能活一餓夫珠玉如
山雖人與千金不如給一升粟讀我公祖積穀一刻
至於本院公費之裁節有力之減力杖贖之免力工
價銀之豁除收放之刁難無一非節愛之仁讀救荒
二議如酌給粥之節備粥場之藥調饑病之人財煮

粥之器嚴賣妻棄子之禁無一非如保之念至於華
山題詠不藉一丸之泥學田刻文永給多士之惠仁
人君子之一念卽天地父母之洪慈也三秦士女百
萬生靈何幸何幸乃不肖有昌言焉夫積貯之法非
獨救饑民正以救死民非獨備荒歲亦以佐軍興也
古稱救荒無奇策正欲備荒有善政耳人知積貯之
當重僕又以爲收放之當詳穀忌濕今各省倉庾類
多卑湫敞漏穀易耗今各省風窻類多雀鼠難防則
以板鋪地以竹織篾近倉不可作穢惡近倉內不可
畜雞豕此當講者一社倉之法收貯於民不拘大小

鎮店庵觀寺院隨處建設煮粥放賑之時就近百凡
便宜此當講者二秦晉之民家多蓋藏山東河南皆
無歲計僕昔在山東曾有會倉勸本約之民各量其
力每會積穀若干聚於一所秋斂春散加三出息小
凶之年不准獨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積願不分而助
同會者旌獎以多寡爲差是在有司得法社長得人
此當講者三粥賑二法最莫輕行饑民未必餓死之
民凶歲更防大凶之歲積慣之奸開賑借之端以媒
利昏庸之吏奸賑借以市恩見在者以肯放浩仁聲
後來者以不僮爲盛德一人借數名常騙二三十石

而貧無力者無升斗之獲僕在山西查催十年之內
出陳舊欠一百二十八萬有奇嚴行催補止收三十
七萬其餘或稱官更改卷籍不存或稱逃流亡故
無人賠補至今爲恨謂宏題准凡本官經手倉庫務
令催完繳取實收查盤明白方許離任不則雖行取
亦須留催其丁憂事故官員力難久待者要造借領
花名保主申合于上司批發後官務令本秋催完自
非連年人凶不許隔歲拖欠此其當講者四社倉之
法委官查盤田畝多騷擾問罪之累全不查盤祇肥利
已徇情之人謂官有司歲一親身查盤不許委佐領

教職以滋弊實至於府州縣欲求盤虛實法莫如每
歲斗級年一交代新者於舊者欠一升不收舊者於
新者作一畝不得僕昔作一倉法每一畝五關俱以
板斷隔五關自西而東常空關一關每於濕盛之月
割版一遍將東第四關量入第五關以次遞量空第
一關量完報數明年又自西第二關量入西第一關
以次漸而東量完報數又空東第五關委官查盤倉
糧欲親量則一一見斗不親量則取掌印官及新舊
斗級保結真莫真於此矣此其當講者五至於煮粥
之法亦有可言煮粥第一便流民而土著之少婦女

斷不肯赴場老病殘疾之人斷不能赴場則核其口
數每日十日領炒豆十碗或米三升務令本家無病
之人查實領給其當講者一罷場之月野有草藥木
皮則壯者先放次及流民婦女次及流民老疾死者
有司量給一席埋於溝澤問其姓名貫址而標記之
此其所當講者二煮粥各州縣齊日則流民少流民
少則開場之日無擁擠雜亂之憂散場之日無結聚
爲盜之患所當講者三耘之日有司令民積菜穫之
月令民積糠多者給賞豆每石月一輛則耐久乾菜
糶豆腐可佐粥場之費不必米也所當講者四酒之

爲物饑不當食寒不當衣百害事百耗穀山東河南
千室之邑麩藥等費不減幾萬石以此揀凶年所活
不減萬人又酒席衣服車馬宮室器具及婚喪無度
及寺觀園池戲子倡優鬻井耗財之蠹似當制爲度
數責令自爲儲蓄所當講者五昔人謂荒政不講於
荒年救荒不救於將死此類是也仰承老公祖德意
因推廣及之惟臺下裁其可

答吳繼諫撫臺

近世講學諸公皆把住句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字作去
聲讀說道仁者不惡惡是四端去了一端七情口是

六情聖人必不如此聖人只是無私惡不作惡若妨
賢病國傷人害物敗帝亂俗檢夫壬人亦寬容而樂
與便與天地鬼神不相似矣可憐國步多艱羣正焉
謝廊廟空虛社稷危殆不留幾個賢人緩急將誰倚
仗君子之愛其身正以愛國家也彼小人設四而之
伏爲一網之待耽耽况日隱隱賊沙無影生形不風
而浪其計甚工其黨甚衆而君子又疾之已甚自處
甚疎非爲世道愛此身也姑之待初六便繫於金柅
憂深慮遠矣若有金柅何可弗用弗用則小人道長
至於夬以五陽而尺一陰健可矣夬可矣猶曰健而

說夬而和妙哉聖人之作用也若壯趾壯頰斷斷乎
其不可耳然非深險設機穿也剝之五六剝我極矣
而猶寵以貫魚意曰何肯同心何分則越蛇蝎虎豹
亦吾與也恨吾不能化小人耳愚嘗謂掀天揭地是
大手段旋乾轉坤是妙手段舞千因壘豈絕德千古
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愚亦謂纔動聲
色便不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孔子云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妙而神者也吾黨曷亦是務
乎座中心語最慰生平却寄樊箋非所敢荷若斃而
發已之心則願追隨有道同臻上達必不肯以垂盡

之年昔成墮落也謝言難旣

答康莊衢禮部

二三復來諭過於許可非陋劣人所敢承旣謬見知於
有道則亦不敢不策駑末年以爲有道羞是益堅吾
斃而後已之心也吾儒學問觸目皆是何時可休粗
淺凡近之中皆精微依奧之理從容舒泰之意卽省
察克治之功無鬆散怠忽無喫力糾緊惟是冒次要
恢宏六合爲監脚根要堅定九死不移遇事要活潑
如走盤之珠幾絨要深沉如在璞之玉亦庶幾乎成
德之行乎僕少年自求日心紀入苦自束縛而中年以

後漸自解脫然纔解脫便離心散纔束縛便拘攣湏是
縛脫兩忘方爲妙悟而抵死未能也是下精於禪學
禪學與吾道同本而異端善吾用之則卽釋卽儒不善
用之則叛儒入釋四十二音乎何殊吾道晉唐而後借
吾道以醞釀瞿曇至於今日又尊西方聖人而卑孔
孟卽明道陽明皆自禪悟入艷南能而鄙北秀不知
悟則宗頓修則宗漸頓漸二宗可偏廢乎楞嚴者又
禪家之論矣也是下愛而梓之所得必深若陽明學
問入未易言足下方以孔子孟學術建伊周事業卽以
步步體驗爲在在講學措身心性命於天下國家始

知四書六經乃道我肺腸於百世之上天地萬物乃
布我形骸於六合之中一而分之非二而合之也又
安忍秦越吾民痛癢不相關哉足下以天德爲王道
其治長平襄丘也豈非俗吏作用故所至士民罔不
悅服夫世情皆薄郡邑而羨廟廊不知廟廊之政者
流至郡邑而止郡邑之政皆達之廟廊而終結焉於
守令時纖毫不忽乃輕熟於部院後受用無窮者也
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僕厚爲知己望之欲語更僕難
既

古詩益軒儀部

自遠德輝祇勤夢寐見建業人便問起居每得喜慰
有道之身繫斯文輕重近日遠養無問可知世之高
賢往往於閒曹冷局拉友攜觴登山臨水課鳥題花
悠悠歲月以爲清流不知愜中施設正在閒中料理
天與我以得爲之時而自失之以貽到手着肩之悔
可爲流涕所望宗文於三五同志努力惜時另作一
種功課時事可憂終必賴之與其清談作高士不如
喫菜作樵人也伎蘇鄭公視郡如家視民如子事事
留神時時深念虛懷問及芻蕘實心可質天日平生
所見幾得斯人此豈到睢陽旋作此事功談平生蘊

藉極其弘深故取其所抱負者而鋪張之耳僕衰病
日迫雖不忘斃而後已之功已久決入而不反之念
世有宗文諸公我得沒孺下矣欲語難既

答馮衡洲太僕

衰病陳人僅足喘息而一二相知必欲引之同升誤
矣聖主知臣擯而不用併得老於丘園不猶愈於不
能退不能進望故鄉而嘆生還若龜毛兔角者耶吾
人學問以大行爲究竟聖賢用世隨時勢爲卷舒職
分內毫髮不可欠缺職分外毫髮不可侵漁人人各
滿其分量而天下太平矣古曰尋常而欲慕高名建

奇節皆得罪於中行者也時無否泰身無隱顯皆有
可做事功近日如某某不願有道艷羨之也藥茗之
惠愛我實多便旋附謝不既

寄朱平涵太史

湖海個中人不比朝比肩莫接滕只風味一相期卽
千里同堂與兩軀一肝鬲也往見浙西人談閩閩疾
苦輒稱賦役不均乃痛積習之弊慨爲小民分憂則
惟有朱翰林鄙人聞之便額手呼天曰悠悠塵世乃
有斯人我見當百拜之蓋幾年夢寐想像幸神忽不
意此生竟得御李一聆聲效珠玉盈懷昔人云木秀

於林風必摧之門下有違衆負俗之行騰正人君子
之譽繫社稷蒼生之望近在田于陸之次所謂美服
患人指詞明逼神惡者固宜爾耳設門下爲庸衆人
從彼呼牛避世金馬寧有今日乎平涵有今日正平
涵之所以爲平涵也由路任他人妍媸有真我毀我
我無與也譽我我無與也毀我譽我者交爲我爭我
無與也得已足矣天自有定時門下不當舍然一喙
乎風便一札奉訊李臨老不敢通書以勞長者爲鄙
人致緇衣之念可乎諸不既

答王霽宇司馬

老公祖以萬里長城握九伐履鏡旂常事業炳耀竹
帛草莽陳人愛莫助之但於野史中紀載緩之畧誇
安攘之勳使天下後世知辛未榜中有此等人如斯
而已不肖弟於葉老先生曾無介紹何以特達祇緣
誤聽老公祖與孫老先生過爲獎藉屋烏及之揆席
始正引手至今如推車上峻坂可謂無餘力矣且數
奇沈老師書數言及前敝邑林父母其親表見也有
書亦曾念及茲不可謂知己乎語云士爲知己者死
不肖弟至今未嘗通一各於相府豈愛一紙重於一
死哉以爲相公之舉弟非私也弟上宰相書名曰謝

是以謝爲求矣宰相之門豈少感謝之書哉百倍吹
簫一言不謝是所以重相公爲國之公其所以報知
已者至矣里有婆婦少而苦節隣士重之白於當路
旌表其門婆婦德之夜叩士門而請曰妾感君子之
知願以身報士不納謝之曰我之知女以守節也若
以報我節於何有弟之不敢謝宰相書也正所以謝
之也豈惟福國卽弟於趙老先生一任屬官半年條
友至今亦未敢通一字蓋窮居之分宜爾况尋常寒
爨多冗劇者之裁復無端竿牘增持正者之厭心少
一番笑矣少一番帶答是亦所以報知已也老公祖

以爲何如

寄劉華石總河

語云離婁借視於瞽師曠借聽於聾聖人借智於三
尺之童言問察虛懷無所不至也不肖特在通藉願
爲翁丈聾瞽可乎向者蒙堵寺之未決也河道副使
王嘉謨過焉道口一鎮士民千餘家畫一圖樣懇之
曰水頭南向蒙牆必決肯挽之使回則捧土可塞一
畝可通伏秋漸逼悔無及矣衆掖其輿使觀形勢不
過聖許耳渠怒曰今日要宿某處那得工夫若等不
過爲身家耳朝廷那得錢糧徇汝私情其圖亦不省

揮之風林中是年八月河決蒙牆王家口等處破堤
而南分爲三空陵運見侵曾景默公祖駢賦其事如
此者兩年無論公私之費二百萬餘而溝壑之五六
鴉不食其餘矣至今靈濟正月間家人病迎一醫由
東人也循河游而來問水則曰目前無事只見王家
壩而東三兩處水壘南涯已數十丈若於北面一改
百夫一日之力耳土民莫不嘆惋懼如蒙牆不知是
視河工之臣曾有月報旬報否大段衆人之情安常
習故未壞則狎其積漸既壞則大其情形渡臣之昏
惰以裕蠱者乃遺老公祖以倉卒之憂者也未審醫

言然否寧使其言不然而無及不肖杞憂不敢不爲
同心者告也夫防河如禦虜如堤岸之完缺水勢之
向背沙淤之深淺府判旬報道道月報於翁臺伏秋
之報無時事關正大者不妨以玉璽一閱嗣山霖霖未
嘗不往來河上也高明以爲何如春寒台體珍攝不
備

答趙乾所稽勲

與丈素昧平生而芳聲偉行二十年來固飽聞之克
菴丈矣吾道中人千萬中不易得雖千載而上猶思
尚友况生同時志同趨何言阻隔萬里猶比肩也夫

以文高人必不喜奉承與明知兄不可以奉承悅而
乃以奉承阿之雖工於諛佞者所不爲而况愛人以
德如弟者肯不傾肝膈而效一片之獻乎昔者克菴
丈每事種種自守弟嘗擴之曰見大則襟期恢暢天
執德不弘子張猶能道之兄奈何示人以不廣如此
相規不啻千百故德業彼此交修夫吾儒之道天淵
海空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而佛家有芥子納
須彌之語所謂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是已生今舉
世皆濁之中獨以清節自持舉世脂韋之俗獨以直
道自顯真心可質天曰曰行可格鬼神此豈宇宙有

雙之品哉然海內既異之矣似不宜自異天下既多
之矣似不宜自多立宜韜晦闇修不言而信以養至
大且聖人之心只是不自滿假學問之道只是不怨
不尤生今之世而自是非人辟之貞潔之婦入淫穢
之群只泛稱人家貞潔衆已媿怍又說自己貞潔誰
肯放過况笑人家淫穢人益切齒况又直指衆婦曰
汝淫穢汝淫穢則人人欲食之矣聖賢無此等學問
昔晉武帝問胡威曰卿清何如父曰臣父清畏人知
臣清畏人不知然則丈之有今日似亦有自取之釁
且宜閉門悔過人有唁之者但謙退曰不才學無涯

養自入敗局今後益加修省何敢尤人若不平之氣
滿腹矜已之色滿面是謂伐德有道者不宜如是弟
見世俗人不類不敢爲此語見心政錄曰此學問中
人也又見賀蔣邠州文驚汗滿身曰此殺身語也何
可刊布卽禍福之說丈不介懷而默足以容危行言
孫獨非聖人出訓乎衣錦尚綱之詩闡然日章之學
望吾丈加之意也感兄下問之殷若只譽兄之所有
餘不補兄之所不足何貴二千里求益之盛心乎老
病語無倫次子夜潦倒惟同心者諒之

寄知按院

吏治相沿其弊有十

一曰詞訟必連之害夫人命不得過二證及審錄年
久一證也無寧無有不伸之冤乎近日健訟刁民一
狀動牽十人而不肖有司盡名追呼一人在官一家
廢業盤費雲索不應問罪貧民小姓徃徃傾家似應
嚴禁審狀之時務要的確應拘人數被告過二人于
證過二人者重責不准准者點應拘之人其餘盡數
勾抹至於竊思以下及狀後許單俱不許拘審
二曰淹禁保押之害小事姑無論卽如人命有保辜
律也被毆之宗將所毆之人卽日具傷到官有司當
堂覈驗傷之所在大小重輕限以日期責令凶犯調

去後齊文集
治此謂活檢限內身死者件作屍檢不過印證而已
此極簡便真切有司再不依從及其屍檢動經旬月
至於腐臭又憚親觀刻者往往坐抵以致駁批數處
不離初情深爲可恨至於婚戶田土受詞之日可決
每每拘人鬪卷皂快利於延遲以犯人爲飯家有司
懶於問發以倉保爲常事甚有元宵闖毆除夕放倉
如某官倉無立地倉外露宿如某官者骨肉喪病不
得還家賣產鬻兒以供飯食及其事結不過俱明而
身家已蕩矣此等有司罷斥猶輕而相率成風安
得不民窮財盡哉以後除必逃者方許討保有功徒

罪亦不倉禁各衙理訟俱以准狀及結案日期報上
庶免淹禁之害矣

三日輕拘婦女之害近日刁民以牽連婦女爲報讐
衙役以追攝婦女爲美差而不肖有司不思婦女皆
我兒女亦欲婦女出官不思婦女非犯姦死罪及盜
情人命萬不可少之人一被皂快塗鎖衙門調戲壞
人廉耻名節所關風化不細居官者誰無婦女而念
不及此乎充類之盡婦女衙門第一魚肉有司尚須
慎拘而况良家乎有告婦女者定行重責不准

四曰不應得爲事理重者之害律法之法始自告一

十無不備矣而不應得爲已謂問罪之端事理重者
遂闕貪贖之路以後犯有罪名自有應得笞杖不許
贖用此律

五日遠年復價之害夫田宅無一定之價故契券有
時值之文惟是勢豪強買計吞貨物捏算虧損價值
者許其追補外其餘歲荒時迫甚有告官逼買者過
三五年便稱價值不敷大地三十年常與數上原業
之前有原業貴價之前有賤價若一槩准理一歲可
數千家此貪官巧取之害也合行嚴禁

六日饋送節壽之害夫下體交際乃禮賢送客之常

無上交監司之體方面官員在司道有糾察之權在
本府有師帥之責若節壽參辭動饋送禮物筐篚載道
盤盒充庭情濃法廢飾美隱惡下官有所恃而無恐
小民無所愬而伸冤罔上行私職此之由今後有上
司受下官饋遺者依律坐贓參究

七日解審照提之害夫徒坐以上及情重者解審漏
網大奸及緊關未結者照提其餘似可結案一省吏
書打詐之端一省小民勞費之擾至於有力踰月以
上願改無力者聽亦安民之一道也

八日官價取民之害夫朝廷買辦日用視民價加五

六光祿估計可查特以內宦打典鋪墊厭耗太多故
上下俱受其攘剝耳官吏取各行鋪日用貨物經買
之類自當半月遞估與民同價奈何有官價名色民
關一錢止與六七分甚者有支無領佐貳首領州縣
學官效尤莫不官價在官人等又效尤莫不官價而
小民虧損無告甚至雞豚不敢入市舖席白日閉關
此民間一大害也謂須自兩院始兩院無官價而省
會大小衙門誰敢官價外面郡邑但有官價及費用
里甲科擾鄉村者並以貪論則商民皆得其所矣
九日青衣下鄉之害詞狀不得拘差捕其害多端

若原告自拘又有毆打不服均與之誣矣謂宜以原
詞付原告原告將狀給被告限一日到部日間完審
力訖無力即時杖斷有稍等七日應納紙投定限令于
証儘納應限一月寧加一倍五日于証繳票如有徒
罪以上及盜賊凶徒隔別地方差快壯鎮拏限須一
員五十里違者一日一板至於佐貳首領下鄉徒滋
一番科擾尤宜嚴禁

十日賢否不公之害一省官員譬之各房兒婦有貴
家之女有富家之女有貧賤家之女賢姑舅只論諸
婦之才能不論各家之門第此至公也今也一嚴守

令先看資格夫蕭何曹參起家吏員汲黯霍光登第
甲第乃甲科出身非大貪殘輒與庇護不曰某之門
生則曰某之親知賢者志氣舒展得盡所長不肖者
意念縱橫自恃百足豈此輩皆賢而可薦者乎舉貢
吏員出身非大卓犖不得出頭彼則曰吾豈有二天
之虎乎吾豈有行取之望乎賢者儘亦有人每以不
工奉承而下考不肖者不可勝計必謂彼鑽刺而見
牧司道府推大都如是夫蒼生之所托命者舉貢十
九監司自有監司常套備方俱隻眼不專以所署爲
低昂庶幾鼓舞舉貢一途爲生民造福矣

答馬見素給諫

一士君子立身要實見得不傍人口吻不躡人腳根
實見得後便他把捉得定成敗利鈍付之天人決
不可將小事含糊徇世口且放過以就吾大功若
小事放過大事到手亦卓立不住矣至於不泥不
流要存學識非一言所能盡者

一憲不即人君鄉便爾爾可錯謨若立朝則斷斷
乎不可錯也夫真君子真小人有甚難識真小人
有甚難處惟夫小人而冒君子之名將攻其實而
盛名可怖將徇其名而隱禍可憂其在今日尤爲

變察不及三年此局必變國家安危將必由之矣
一人臣進言於君其論事也要簡盡明切開口着題
其論人也要正直忠厚處事要慎重不可着一我心
近日章奏長語甚多論事或非耳聞目見熟討精
思論人或多捉風捕影而惡聲詆醜似於自家品
格頗有關係况風聞言事之禁有 肅皇詔旨待
真見確聞而出之以心平一氣和可誅則日據事可
誅可族則日於法當族何害其爲直筆哉至於論
一人甲曰賢乙曰不肖此各舉所見以待定國是
者之自擇論一事甲曰行乙曰止此各呈所識以

待操事權者之自定似不必動氣相爭傷和衷之
雅近日諸君子因公成激因激成私因私成忿舍
日國家而以日吻聚訟卽無白馬清流之禍益啟
聖明厭惡之心吾黨慎之

一進諫之道務將願不貴直折求濟事不求博名夫
當諫言之朝而敢言之氣君子莫不聽之不知
把頭逆耳不能解之友朋而欲回天此堯舜所難
也愚以爲當如各醫之治火輕者以苓連正治之
甚者以桂附從治之所貴從治者將願之謂也所
貴將願者旋轉之謂也夫迷者指東爲南吾謂是

東非南遠者亦知五言之不謬如此日何吾旋轉
數十次使迷其所迷則必醒其所醒

聖人惡拂逆而直臣又欲拂逆以成名真忠愛者必
不爾其說畧見於文友入書中幸檢閱之

一老成人不在指摘者但二人耳當保全之以留碩
果若以一二小事便加攻擊彼存易退之心受多

茲之口大臣一空虛宮失紀正人一去羣小拔茅
此箇機括所關最人今猛虎毒蠱磨牙吮血窺閭

抵隙者耽耽勃勃誰敢斥言此輩一出而社稷隨
之矣有老成人乃所以存社稷也國已空虛何堪

如是長慮却顧者思之

一士風第一可憂挽之不可不急苟操之得人不一
年而海內肅然向風矣此中最難言非不在其位
者所當言也

一九邊將帥自守備以上行各舉所知保在連坐之
法久任加銜考滿黜陟而不令之速化賄求墮調
剽削言役及求書餽道與者受者皆以重典此九
邊要務也其詳數千言不能悉

一天下無十年無事之理急求各將及知兵儒臣行
令天下倉庫務充實以備軍興不許聽令奸民衙

蠹小款中款之年，議煮粥賑濟，騙借不還，要善
有司，輕請出陳，再不追討，至於一切羨餘，不許別
用，俱以積貯爲急。

一、生民之苦，驛遞尤甚，輜扛已多，夫役而鼓吹，旗幟
賃馬，苦民飲食，已自充足，而下程中火，分外奢靡，
過客家眷，視驛遞如仇讐，折乾雷索凌虐，官吏甚
者，攜公館之物，以去，親臨上司，十九尙整齊，喜奉
承，如司道開門，建旗鼓放碗，或用武執事之類，
後大冬，幾百斤，水備又易信，左右之讒，以喜怒定
官吏之賢否，且一者，琴棋游棍，亦給勘劄牌票，聽其

坐輜馳驛，此時之民，尚堪如此，倘單題一疏，鼓吹
旌旗，通行嚴禁，下程中火，仍如議單，勘各牌票，不
許輕與，違者，調降重者，罷斥，撫按不行嚴禁，及乘
儀有司，阿諛奉承者，並行降調，罷斥如此嚴禁，雖
未必奉行，倘小知警懼爾。



